



大宇

张韧◎著

神秘惊奇

19

就是他！就是他！◎纸月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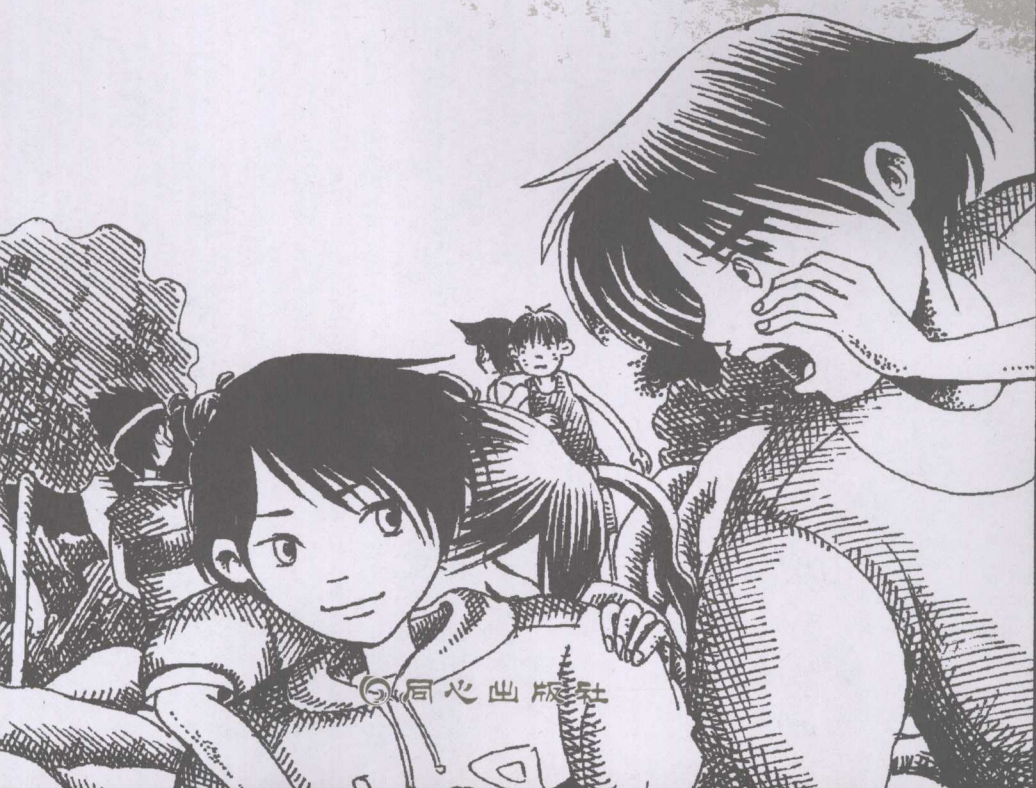
请不要轻易翻开此书，除非你已做好心理准备！

同心出版社

大·宇

神秘惊奇

就是他！就是他！◎ 纸月亮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就是他！就是他！·纸月亮 / 张韧著. —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07
(大字神秘惊奇系列 ①9)

ISBN 978-7-80716-606-1

I.就... II.张... III.儿童文学—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8785 号

大字神秘惊奇系列①9

就是他！就是他！◎ 纸月亮

- | | |
|--------|---|
| 作者 | 张 韧 |
| 策划 | 安洪民 |
| 绘画 | 马艳柳 |
| 责任编辑 | 宛振文 刘冰远 |
| 设计 | 禹田文化 |
| 出版 | 同心出版社 |
| 出版人 | 刘霆昭 |
| 地址 |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|
| 邮编 | 100734 |
| 发行电话 | (本市) (010) 85204612
(外埠) (010) 88356825 88356856 |
| 总编室 | (010) 85204653 |
| E-mail | txcbszbs@bjd.com.cn |
| 印刷 |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销 | 各地新华书店 |
| 版次 |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|
| 开本 | 145×220 1/32 |
| 总印张 | 32.5 印张 |
| 总字数 | 362 千字 |
| 定价 | 65.00 元 (①⑥-②⑩册) |

大字

神秘惊奇

大字



初中男生，一个敏感、聪明、帅气的男孩，总是能在不起眼的事情上发现不一般的故事，从一张白纸中看到可怕的案情。他天生富有幽默感，有一种从小就要当英雄的冲动，为此，有的同学嘲笑他，老师和家长也不理解他，但是，他不在乎。他就是要体会惊悚的刺激，就是要在冒险中丰富他的少年人生。这，就是大字，就是学校第一哥！

大字的同学，公认的班花，长得像公主一般娇美，也像公主一般专横。她是大字的死党，更是她心灵历险的积极参与者。所有的“诡计”，所有的“阴谋”都有她的参与，有时候她的胆子太大，想象力太奇特，连大字也有些害怕了！嘿嘿……



刘畅

赵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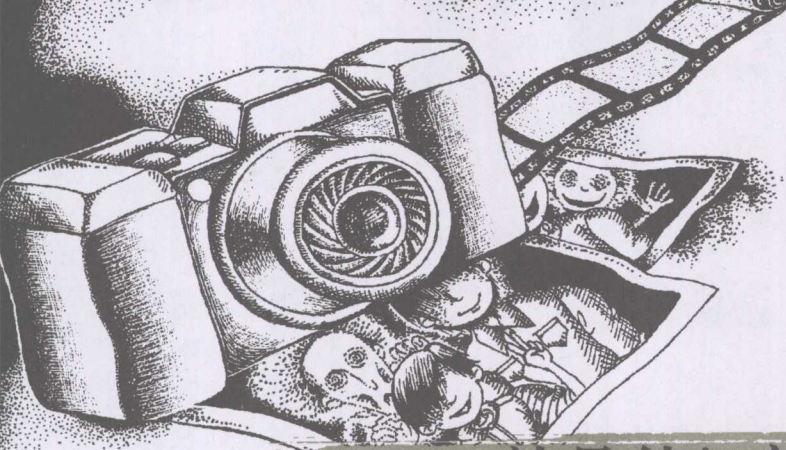
他天生是一个胆小鬼，却一心要扮成打虎英雄武二郎。看到什么怪影时，女生还没有反应，他已经像女生那样尖叫起来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逃跑，回头看时，第二个反应就是尿裤子……但是，事后他总是要吹牛，吹得那么神，连他自己都忘了姥姥家姓啥了。如果说他给大宇帮过什么忙，那就是，更增添了大宇的胆气：“绝不能像赵勇那样尿裤子！”

大宇的同学，班里最像大侠的男孩，他自己也以大侠自居，想保护刘畅那样的公主，也想把大宇震住。可惜他的头脑稍微简单了些，幽默感也不足。当他一心想在刘畅面前扮杨过时，刘畅却认为他连麦当劳快餐店门前的那个小丑大叔都不如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他算不上是大宇的死党，只能算是一个“活党”。

李伦



人物介绍



就是他！就是他！

第八章	追踪	55
第七章	手机	48
第六章	夜审	41
第五章	大鱼	34
第四章	黑洞	27
第三章	阿明	20
第二章	案情	13
第一章	存款的人	9
序幕		5
第十七章	就是他	114
第十六章	送行	109
第十五章	钢针	103
第十四章	她是谁	96
第十三章	窃听	89
第十二章	告发	82
第十一章	黑色房间	75
第十章	微笑	68
第九章	麻黄春	62

纸月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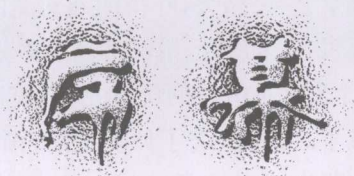
- 第八章 野猪在发疯 161
- 第七章 小庙 156
- 第六章 古怪的村长 151
- 第五章 失踪 146
- 第四章 脸红 140
- 第三章 魔方 133
- 第二章 奶奶庙 127
- 第一章 钻塔 121

目录

- 第十五章 纸月亮 198
- 第十四章 吊死鬼 193
- 第十三章 傻子 188
- 第十二章 分头行动 182
- 第十一章 绝路 177
- 第十章 在麻袋中 171
- 第九章 地下工厂 166



就是他！就是他！



七十多年前初秋的一个阴沉的雨夜，在北京东面一百多公里处的一个山沟里，有一个盗墓贼正在胆战心惊地顺着一条隧道自北向南潜行。

原来这里不是别处，正是保存最完整、陪葬品最丰富的清东陵，内中埋着乾隆和西太后。前年夏天，当地一个叫孙殿英的驻军司令以演习为名，把清东陵炸开，派了几个营的兵力去开坟掘墓，把一个曾几何时尊如天帝之神界、威如冥王之灵境的东陵翻得稀巴烂，把清朝两个统治者的尸骨鼓捣得灰飞烟灭，再也找不到一块完整的骨头。

孙殿英的人挖到了多少宝物，盗走了多少珍玩，只有天知道了。据史料记载，他老兄为了平息天怒人怨，曾把一颗据说是从西太后的脑袋上摘下来的特大号珠子打好包装，献给了国母宋美龄。而那珠子的价值，已经超过了时人及后代的史学家最疯狂的想象。

后来，迫于清廷遗老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，国民政府不得不发布告示，将清东陵封闭，不准任何想入非非的人再去染指清朝的也是中国的那些威严的坟墓，更不准任何鬼迷心窍的人再去到那死人身上捡现成的便宜。

告示归告示，命令归命令，在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陆陆续续不知有多少盗墓贼从全国各地悄悄地溜进这片禁区，趁着月黑风高之时打眼的打眼、挖洞的挖洞，从好几个方向拐进了那条已被封死的孙殿英开出的地道，下到陵墓深处，又把孙家军盗剩下的那些货色再拾掇一遍，居然也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。

到了今年，政府又加强了防范措施，在清东陵的四面八方都布了岗，荷枪实弹，格杀勿论，已经有好些从山东来的盗墓贼因为没



答上口令而成了枪下之鬼，结果，吓得河北东北的一些惯盗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再说，人们都已相信那坟里经过这几年变态狂般的折腾，已经没有什么真正值钱的玩意儿，不值得再拿着脑袋去换几个生了锈的大钱了。因此，进了仲夏之后，渐渐地，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人对这里的营生感兴趣了。

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
他叫曹狗儿，就住在离东陵不到十里地的北槐树村。

在村子里，曹狗儿是一个有名的好吃懒做的主儿，一年到头不是赌个牌就是下个馆子，连个老婆孩子都养不起，因此直到三十八九了还是一个光棍汉。

今年春天，不知是谁起了一个兴头，把一个流浪讨饭至此的老太婆和她的闺女领到了曹狗儿的窝棚里，说是给他找到了一门好亲事。

“要俺跟你做长久夫妻，那也不难，”小媳妇说，“俺只要你从今以后，一心挣钱，一心养家，再不准胡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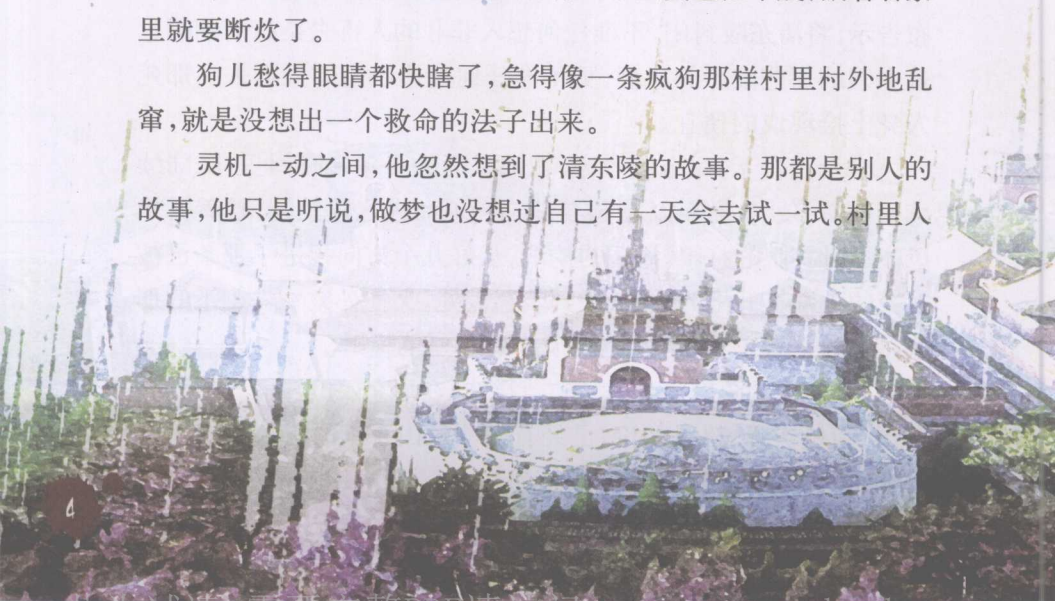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定哎……”狗儿激动得跪倒在地，抱着媳妇的大腿哭了起来。

自下了决心后，曹狗儿还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起早贪黑，到处找活儿干，希望尽快挣上几个钱，好把家业置起来，把媳妇和老丈母娘打扮得光鲜一点儿，至少让她们顿顿有饱饭吃。

哪知道他什么活儿也找不到，什么小买卖也做不成，眼看着家里就要断炊了。

狗儿愁得眼睛都快瞎了，急得像一条疯狗那样村里村外地乱窜，就是没想出一个救命的法子出来。

灵机一动之间，他忽然想到了清东陵的故事。那都是别人的故事，他只是听说，做梦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去试一试。村里人



都迷信，都胆小，狗儿自然也怕鬼惧神，从来也不敢当什么盗墓贼去得罪死人。

然而现在，他实在没有活路了。为了媳妇能有一个笑模样，他豁出去了，什么最可怕的事都敢干了。

今晚天黑之后，他跟媳妇说：“得到后莲花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泥瓦工的活儿。”便像一个真正的贼那样消失在夜色之中了。走到村口，到那棵老槐树后头拿出早已藏在那儿的尖镐、长钎和一根油绳，他便像一个发狂的幽灵直奔东陵的方向而去。

前几天他已经来这里转悠过，知道如何绕过那个看守的岗哨，也知道如何从后山过去，便能找到那条孙家军当年开出的隧道。

啊，在那儿，那块像牯牛一样的大黑石，在它的下面就是一个窄窄的小口，只要顺着那小口朝里面爬，便可进入那条封闭了多年的隧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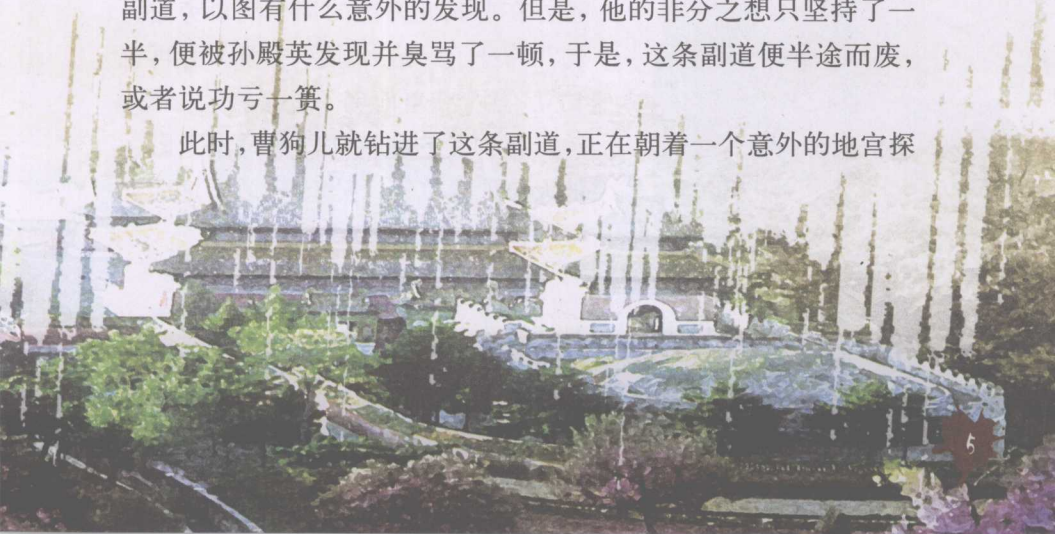
曹狗儿摸到了大黑石跟前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了进去。他以为自己进入的是当年那条主隧道，再往前爬一会儿，就可以直接进入西太后的地宫了。

然而，他错了。

当年，孙殿英的一个工兵副营长在开挖主隧道的同时，忽发奇想：难道西太后老家伙只有一个心眼，不会在她地宫的旁边再搞一个别的什么名堂，比如什么迷宫或者随葬的兵马俑之类？

他当即命令一个连在主隧道的旁边开掘另一条偏 15 度角的副道，以图有什么意外的发现。但是，他的非分之想只坚持了一半，便被孙殿英发现并臭骂了一顿，于是，这条副道便半途而废，或者说功亏一篑。

此时，曹狗儿就钻进了这条副道，正在朝着一个意外的地宫探



进,而他自己却不知道,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

爬了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,他突然发现自己再也爬不动了。因为前面再没有通路。他已经进入了一条死道。

奇怪,这隧道明明通到西太后的地宫啊,怎么会是死道呢?曹狗儿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退回去?一无所获。继续前进,可是前面是厚厚的黄土。

怎么办?

他一咬牙一瞪眼,顿时来了流氓无赖的狠劲,骂一声:“我日你姥姥!”抄起尖镐就朝着那黄土刨了起来。

他本是一时气恼,并没有多大的决心,更没有想过要自己开出一条地道。如果他刨了一会儿刨不动时,便会罢手不干了。

出乎意料,他只刨了不到五镐,就听到“扑哧”一声,那尖镐居然一下子刨出了一个黑黑的洞眼。他吓了一大跳,把镐抽回,便觉得迎面吹来了一股阴风。

“我的天啊……”

几镐刨下,那小孔就变成了一个大口子。他爬进去,点着了随身带的那盏马灯一照,不由得怪叫一声。

一个人正朝着他迎面扑来。曹狗儿抱头一躲,才堪堪躲开。

那个死尸“扑通”一声倒在地上,摔成了两半。

原来那是一具骷髅,不知为什么没有待在那棺材里面,却一直抵墙而立,正好在曹狗儿开出的那个洞口旁边。狗儿的身子一钻出,便引得那尸骨再也站立不住,朝着他倒了过来。

曹狗儿的魂儿吓得顿时没了影。他大口地喘着气,好半天不敢看这地宫里的情形。

地宫里,只有一口巨大的棺材,一看便知是皇家的建制。棺材上的黑漆都脱落殆尽,描龙绘凤的图案也都模糊

不清。

使曹狗儿惊讶的是，那死人居然没待在棺材里，而是完整无缺地站在墙边——这，跟原先传说中的西太后的地宫情形大不一样啊。

他哪里知道，这个地宫不属于西太后。它是乾隆的一个宠妃的梓棺。那个妃子在皇帝生前得到了那么不可思议的宠爱，以致皇帝临死前下了一道密旨：要懿德妃盛装打扮之后陪着皇帝下葬。

用宠妃殉葬早已是废例，因而才有了这道密旨，因而这个陪葬地宫才搞得如此神秘，以致后人根本就不知晓。倒是北槐树村的这个赖皮曹狗儿瞎猫碰死耗子给撞了进来，发现了清史上的这个不大不小的秘密。

不知为什么，棺材上没有钉钉子。可能这也是清宫的一个祖例吧，也可能是当时操持此道的人心中太慌张，忙着用药把懿德妃弄昏过去之后就草草送她上路，以致忘了迷糊过去的人还可能活过来呢。

这个可怜的妃子果然活了过来，而且从棺材里爬出。她发现自己已经被活埋在地下，那份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她大叫，大跳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拼命朝墙上撞，以为那里就是门，就可能撞出声响，让外面的世界听到，从而引来人把她解救出去。

但是她的声音再也没有被外面的世界听到。

她就立在那里活活吓死了。

曹狗儿从棺材里发现了一些珠宝，还有一些烂掉了的女人的玩意儿，没法拿到手。他觉得不过瘾，便把目光转向了那具倒在地上的尸骨。

一开始，他太害怕，不敢过于接近它。

但是，贪欲战胜了恐惧。他一步一步走到了尸骨的旁边。

衣服烂没了，头发都掉了，连手上和颈上戴着的珍珠项链也烂得不成样子，那大颗的珍珠用手一碰便成了粉末。

曹狗儿不由得大怒，真想朝着尸骨踢上一脚，大骂一声：“老妖婆，消遣你老子怎的？”蓦地，他又把脚收住了。

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一下子夺去了他的全部注意。



是那团从妃子的头上烂掉的头发。在乱发之中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发出了一种光彩。

那是什么？

狗儿上前，一把将它从乱发中取出。在灯下一照，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阴冷之气。

是一颗钻石！

早在清康熙年前，外国的一些进贡者就把大量的最好的钻石献给朝廷，只不过清朝的人们对钻石的兴趣从来就没有大过中国的宝石和珍珠，因而埋没了不少在历史上颇有丽名的钻石精品。

这颗钻石足有鸽蛋大小，通体幽蓝，纯净无比，晶面反映着一种惊人的光芒。狗儿多少知道一些钻石品质的事，一看之下，便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稀世珍宝。当下，他把钻石藏在身上，返身出来，顺着原道爬出了树坑，又呼吸到了阳世的空气。

谁知刚一出洞，便被一只大手按住了。

“好小子，你找死哩！”

一个看守兵怪笑着把他掀起，另一个大兵拿绳子就绑，要把狗儿送官处理。狗儿吓得连叫“好军爷饶命！”同时，也没忘了把那颗钻石悄悄地塞入口中，一口吞下了肚。

看守兵先是跟他要东西，接着又把他的全身搜了个遍，直到他们确信狗儿在坟中的所得都归了他们，这才算满意，然后把狗儿痛打一顿，踢出了东陵管理区。

曹狗儿回到家后，怪事便出现了。

一进家门他便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冲着媳妇和丈母娘傻笑。他的表情是那么可怕，媳妇和丈母娘看着他，像是看着一个魔鬼，尖叫着直朝墙角躲。据最后看到过狗儿的人说，他的脸皮不知怎么搞的，已经失去人色，变成一种幽蓝幽蓝的样子了。

这样，当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就比一个真正的鬼怪还吓人了。

没过几天，他便带着那种怪怪的微笑咽了气。

第一章

存款的人

现在我们的故事正式开始了。

时间：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。

地点：北京天城接近郊区的一个十字路口附近。

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北边有一家印刷厂，一所幼儿园，而在路西就是那座有名的政府机关大楼，用高墙严严实实地封住，外面的人无法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里面的人对外面的情况也一无所知。

在路南，还有一家储蓄所，是一个小小的门脸房，挂着“创生银行”的金字招牌，窗户和门都装着银灰色的拉合式铁栅栏。

此时，正是中午吃饭时间，那铁栅栏门给合上了，房门却还在打开着，意在告诉人们：我们现在正吃饭呢，一会儿就重新开张。

在小小的营业厅里，此时只有一个穿着黑制服的保安人员，手持警棍，随随便便站在一个把角之处，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，最后干脆坐到了那张给顾客准备的用来写存单的椅子上。

就在那保安趴在桌上正要睡着的时候，忽听有人在敲门。

“你们要干啥？”

保安站起，隔着铁栅栏门朝外一看，只见有三个西服革履的青年人站在门口，都带着商人才有的那种半真半假的微笑。

“我们是凯金公司的，要办存款。”



其中的一个商人柔声道，并把自己手中的提包朝上举了一举，显出很沉的样子。他身后的那两个商人也用同样的动作，朝着保安示意了手中的提包。

一看那高级的皮包，一看那鼓鼓囊囊的架势，颇有经验的保安便心中有数了：每个皮包里的款子至少都在十万以上。

“可是，我们现在是吃午饭的时……”

保安说到这里又把嘴闭上了。因为这时他的经理从柜台后面转了出来，先是朝他瞪了一眼，然后又满脸赔笑地走到了铁栅栏门前。

“请问几位是哪个单位的？是不是要存款啊？”

没等那几个商人点头，经理已经打开了铁栅栏门，把他们恭恭敬敬地请了进来。

这个储蓄所本是区工会和当地大银行互相帮助的一个产物，基本目的，是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，因而，成立的时间不长，营业的情况也不理想。经理为了扩大顾客网，增加存款额，什么办法都想过了，也都不管用，这几天正在着急无法向上交代，巧好听到了保安和那几个大款的对话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简直像是迎财神爷那样点头哈腰地把几位让到了柜台前。

“请问几位，是公司存款，还是个人存款呢？”

“当然是公司存款。”

“那么，请问，可有公司的手续？”

“有。”

为首的那位轻声说着，麻利地打开了提包。

经理看到了一支汤姆式冲锋枪时，还眨了一眨眼睛。因为他纯商业的大脑一时还转不过弯来，想象不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

那个保安反应倒快，刚跳起来要朝这边反击，就有另一个拎提包的人快步上前，以奇妙的手法夺下了警棍，顺手一抽，便把那保安的整个下巴给抽碎了。

保安惨叫一声，摔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

柜台后面还有两个女营业员，见此情景，吓得心胆俱裂，一个